

☆情感写真

纯真初恋之 村里有个姑娘叫杏花

统筹:余自言 文字:杜秀海 交流方式:电子邮件



这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,前额上有刘海,背后有两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

那一年,我和几个知青下到东山里的山凹村,生产队长排行老二,我们几个知青喊他二哥队长。队长把我们安排到一家空房子里。房东大娘给我们说:“俺家的房子共五间,中间三间,两旁各有一间耳房”。西耳房给知青住,东耳房是她闺女杏花住。村子里的房子几乎全是石墙、石板瓦,

好像时空穿越到原始部落。

正说着有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,哼着“拉魂腔”进了家门。姑娘前额上有刘海,背后有两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,辫子随着姑娘的步子在屁股上跳动。房东大娘说:“是俺闺女杏花。”

她有一副好嗓子,二哥队长接着大娘的话说:“有一年过年,

村里组织文艺宣传队,杏花独唱了几首歌和‘拉魂腔’,差点把社员的魂都给弄丢了,年轻人盯着杏花,如果没有眼皮挡着,眼珠子恐怕会蹦出来。”我这才知道,老百姓为什么把“柳琴戏”叫“拉魂腔”了。这时杏花见家里来了生人,远远地向这边看。我戴一副近视眼镜,没看清杏花长得啥样,初

步断定,杏花应该是个性格开朗并且喜欢文艺的姑娘。

我爸爸是县柳琴剧团音乐编导,团里人都叫他李老师。我时常到团里听他们排练演奏,不时摆弄一下乐器,日久天长我能弹一手好琵琶,拉一手好二胡,吹一口好口琴。平时把口琴装在衣袋里,有空就吹奏一曲。

杏花白净面皮被清凉的井水一洗,两腮透着红光,好看极了

一天,二哥队长派我和杏花还有三瘸子去浇菜地。我和杏花两个在井上摇水车,三瘸子看畦改沟子。三瘸子的腿据说是在年轻时落下的,那时他在外乡做生意,身上有了几个钱就去赌博,输光后借高利贷还不起,债主下令把他的右腿砸断,扔到狼窝窝里喂狼。幸好三瘸子命不该绝,狼刚吃了一个人,肚子饱饱的,只在他的身上闻了闻就走了,三瘸子醒来时已是半夜。他趁天黑偷偷爬回了家。家里无粮,媳妇一看跟他没啥奔头,找了个相好的,弃他而去。

当时正值夏天,我浇地摇水车,不大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汗流

浃背。我只好光着膀子用井水冲凉,可杏花热了不能脱衣,最多只能解开几个扣子凉快。汗水早已把她的确良衬衫浸透紧紧贴着身子,摇水车得弯腰撅屁股,杏花撅屁股时,裤子勒进沟里去。我不敢正眼看杏花一眼,心里如同揣着个小兔。三瘸子有事无事一瘸一拐地来到井旁,色咪咪地盯着杏花浑圆的臀部和丰满颤动着的胸脯,用一种诱引的声调说:“小李子,别掉进杏花的沟里去了”。我不知三瘸子说的啥意思,仍然摇着水车。杏花回过回头,瞪了三瘸子一眼说:“三瘸子,你再胡说八道把你的另一条腿也砸断!”

三瘸子被杏花说了个没趣,

刚要离开,胖二婶端着个洗衣盆过来,对三瘸子说:“瘸子,你二叔出河工,一时半会回不来,家里无人照应,俺的猪圈坏了,母猪一个劲地向外跑,你给俺修修,修完了请你酒喝。”三瘸子一听笑嘻嘻连声说:“这就去。”

过了一会儿,我朝他俩的背影望去,看见三瘸子在胖二的肥臀上拧了一把,胖二笑着骂着走进了家门。

我俩坐在井台上歇着,杏花把手绢放进水里摆了摆,把手绢拧了一下,用手绢擦着脸和脖子的汗,擦完后把手绢顶在头上降温,然后拿着衣襟的角扇着,杏花白净面皮被清凉的井水一洗,两

腮透着红光,恰似一朵绽放的杏花,好看极了。

坐着无聊,我从衣兜里掏出口琴,吹起了《红梅赞》。杏花听到了猛然回头,她惊喜的目光正好与我的目光相对。过去我没正看过她,这次我看得清清楚楚,她的两腮有一对深深的酒窝。我不知所措,不好意思的把目光转向一边,杏花也是脸色一红,低下头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女孩子目光相碰,身上有种舒服而酥麻的感觉,不知是否就是物理课上讲的阴阳相碰擦出了火花,我开始对异性有了感觉。我继续吹着曲子,杏花情不自禁随着口琴唱起来。

她二话没说,一下就把我淌血的手指放进嘴里吸吮起来,血把她的嘴都染红了

从那以后,杏花与我的距离拉近了,喜欢与我在一块干活,更喜欢我吹口琴她伴唱。一天吃完晚饭,我抱起琵琶坐在院子里弹起了“拉魂腔”《张郎休妻》,杏花当时正吃饭,她把碗一撂,跑到我面前,胸脯一起一伏喘着气,跟着琵琶唱起来。周围的社员来了不少,听得如痴如醉。

我暗暗喜欢上了杏花,杏花也喜欢上了我。队上炸山采石,队长派我去搬石块,杏花负责给烧场的人烧水做饭。我手上的肉可能比较嫩,没搬几块手就被锋利的石头割破了,血顺着手指淌下来。杏花知道后,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跟前,二话没说,一下就把我淌血的手指放进嘴里吸吮起来,血把杏花的嘴都染红了。杏

花连吸了几口后,用他的手绢在我的手指上缠了几圈系上。我被杏花如此真诚地举动惊呆了,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杏花,原来她的皮肤是那样的细嫩,特别是她那带有体温的嘴唇,吸吮着我的手指,丝毫没有犹豫的表情,她真诚的举动使一个七尺男儿陶醉不已。

事后,杏花心疼地对我说:“咱这里穷,买不起消炎药,只能用唾沫这个土方消毒,男的手破了必须用他女人的唾沫消毒才管用。”说完这话,我见杏花平时白皙的面皮一下子红了。是不是说走了嘴不得而知。杏花紧接着又说:“今后干活要小心,我给你织一副手套,带上干活不磨手。”

老天渐渐沥沥下了几天雨。

生产队没活干,我借二哥队长的自行车决定回城一趟。上车后杏花为我披上雨衣,嘱咐道:“山路坡陡路滑,车子骑慢点,地里没活,在家多待几天,代我问大爷、大娘好。”杏花的爹听到闺女嘱咐我的话就说:“没出门的大姑娘说这话也不害臊。”

我一进家门,爸妈看我脸晒黑了,身子却结实了许多,衣裳洗得干干净净。是谁把儿子收拾得这样干净利落?妈妈问:“儿子,衣裳的补丁是谁补的?”妈妈突然一问,我思想上无准备,就如实说了:“是房东闺女杏花补的,衣裳也是杏花洗的。”一口一个杏花,回答后我觉得脸有点烧,妈妈笑着说:“儿子不好意思了,脸红了。是不是杏花看

上我儿子了。”我说:“没有影的事,没人看上你儿子。”爸爸妈妈是过来人,相互看了一下,也就不便多问了。

在家住了一天,天还没放晴。杏花的影子老是在我脑子里晃,几次出门看天,雨仍在下,妈妈看我心神不定的样子就说:“在家呆烦了到街上逛逛吧。”我拿了雨伞出门,到了百货大楼。当我溜到妇女儿童用品柜台时,有一个蝴蝶发卡吸引着我,我想杏花一定喜欢,答谢她平时对我的照顾,我把她的手绢弄脏了得还个新的。我把发卡用手绢包好,放进贴身口袋里,十几个售货员指指点点,一个大爷们买姑娘用品肯定有故事。我付了钱慌忙逃离百货大楼。

我给杏花戴上蝴蝶发卡,她兴奋地突然抱着我的头在腮上猛亲了我一口

第二天,雨不下了,我告别爸妈回乡下。路上泥泞不好走,自行车骑一段,推一段,扛一段。离村子大约还有一里路,远远看见村头有一个穿粉色彩衣服的向这里张望很像杏花。杏花也看出是我,三步并作两步向我跑来。鞋子裤子沾了不少泥浆,胸脯一起一伏喘着。杏花见我狼狈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地说:“你看你,天晴了路上没泥了再来多好,弄得浑身是泥,简直成了一条泥鳅!”杏花说着把自行车接过去。

我说:“爸妈也是这样说的,还不是人家想你嘛!”我大着胆子向杏花吐露心声,不知道这个勇气来自何方,说完后又后悔,如果杏花承受不住,以后不理我就不好了。谁知,杏花挽回了我的尴尬心情,而且还问我:“你想我是真的还是假的?”

我说:“当然是真的了,不信你摸摸我的心。”杏花听到这里,把车子一插,两只手真的放到我的心口窝儿上,我的心咚咚地跳,似乎就要蹦出来。杏花好

像没有感觉到我的心跳,又把耳朵贴到我的胸口。我的天哪,这个胆大的丫头,村里人看见了如何是好?我左右看了看无人放下心来。杏花的头顶正好到我的鼻子下,杏花的头发有一种很好闻的香味,像是桂花香又像是茉莉花香。我问杏花:“我的心你摸着了吗?”杏花呢喃地说:“没有摸到。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。哎呀!光顾与杏花缠绵,我忽然想起胸前口袋里给杏花买的蝴蝶发卡,难怪杏花没有听到

我的心跳。我匆忙伸手从口袋里拿出蝴蝶发卡,打开手绢,一个漂亮的发卡出现在杏花面前。杏花眼前一亮,这么好看的发卡她从未见过,全村的闺女谁也没戴过。

我给杏花戴上蝴蝶发卡,杏花兴奋地突然抱着我的头在腮上猛亲了我一口。我不知所措,只觉得身上一阵酥麻,舒服极了。我情不自禁回敬了杏花一个吻,这个吻是在她的嘴上吻的,杏花陶醉在我的怀里。

听到此,我泪如雨下,第一次感到身不由己、无能为力的内心剧痛

时间又过了一年,省艺术学院到城里招生,我的家人给我报了名。初试、复试都过了关,只等人学通知书了。时间又过了两个月,终于等来了邮递员,送来了我的人学通知书。

一个月后,我要到省艺术学院报到,临走我找杏花辞别,不见杏花踪影,只得上路。我走到村外,只见杏花一个人站在村头,杏花原来在这里等我。杏花见到我,鼻子一酸两行眼泪掉下来。我忙掏出手绢给她擦起泪来,我

说:“要想开点,事情总会好的,我走后,不要放弃你的爱好总有一天会用的。”那次招生只招非农业,杏花不能报考。杏花点点头,杏花从兜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双鞋垫,放到我的手里说:“东西不多作个纪念吧,好好学习不要老想着我。”我走得老远回头一看,杏花依然站在那里望着我,直到我消失在她的视野里。

时间又过了五个月,我上大学第一学期放假,回到家放下行李直奔山凹村找杏花。来到杏花

家门口,只见大门紧闭,找到二哥队长,他叹息道:你还不认识吧?你走后不久,杏花的爹生病,家中无钱医治,胖二婶来保媒,说是城里人,有钱,有个“瞎炮”儿子是一只眼,三十五了还没说不上媳妇,这家听说杏花长得水灵,要娶杏花做儿媳妇。杏花爹无钱看病,这家瞅着机会,甩出一万块钱给杏花爹治病,还说,让杏花转非进城。杏花死活不干,有几次寻死都被抢救回来。最后,杏花看到爹病得那样,娘哭得死去活来,

没办法只有认了,有说她去了城里,也有说她疯了,只是再也没见过她。

我哭着去找胖二婶问杏花的下落。胖二婶说:“她家当时那种情况,你家拿得起那么多钱吗?孩子,你现在还在上学,可她家的苦日子实在是没法子等下去啊!”听到此,我泪如雨下,第一次感到身不由己、无能为力的内心剧痛。

我想,杏花对这种苦楚体悟的会更深,今生今世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切安好!

投稿邮箱:wbxwzx@126.com
情感热线:13562460649
最情感QQ:1447602401
本版主持人:余自言